

龙船机构
DRAGONBOAT ORGANIZATION

没有家伙哪来的土匪

没有土匪哪来的**脑袋开花**

脑袋开花 是一种死亡

更是一种思想

蒲 钰★著

脑袋开花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脑袋开花

蒲钰★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脑袋开花/蒲钰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47-534-7

I.脑… II.蒲…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2516号

脑袋开花

NAODAI KAIHUA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文字编辑 蒲风雅
封面设计 友家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那年岁，湘西到处都是土匪。白崇禧为了组建所谓的“湘粤联合防线”和“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曾两度飞往湘西，并在湘西留下了十万条枪……父亲说，没有家伙，哪来的土匪？没有土匪，哪来的脑袋开花？

——题记

进山就爱山常青(代序)

2006年9月到12月,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在怀化、湘西自治州、张家界这一带,即所谓的大湘西做“湘西匪事”系列报道,采访1949年前后的匪事。

第一站是有“湘西明珠”之称的新晃,也就是《乌龙山剿匪记》里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的老家。姚大榜的老家离县城只有五公里左右,这是他的老巢。和电视剧以及我想象中的不同,姚大榜的老巢不是在有天险相助的深山老林,而是在南方常见的小丘陵。

姚大榜当年的房子已经没有了。

旧址上有三四栋房子,都是1980年后建起来的。一栋房子,是姚大榜唯一的孙子家的,别的,都是推倒姚大榜的房子后“翻身做主人”的“贫农”的。姚大榜所在的村叫方家屯。方家屯现在还有不少老人记得当年传说跑得比狗还快的姚大榜。这些老人说起姚大榜的时候,都还是照小时候的,尊称他为姚伯,而不是榜爷。

在这些老人对姚大榜的回忆中,姚并不坏,不仅不坏,甚至做了很多好事,包括在他们村建了个全新晃最好的小学,请的老师都是全新晃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而且,小学课程的设置,竟和现在差不多。当然,姚大榜也干收保护费

的事情,毕竟他手下那些人马还是要吃要喝的。

有一个当年曾在姚大榜办的小学读过书的老人,他是姚大榜所在村的老支书。老支书说他想写一写姚大榜,但写着写着就把他写成好人了,所以每次写到万把字就不敢写下去了。

姚大榜怎么会是好人呢?

他可是已经定了性的土匪啊!老人家不敢写了。

新晃县史志办的胡爱国主任,是当年南下干部的后人。他在全面了解姚大榜后,称姚大榜是经济土匪,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的土匪。他说,换个说法,姚大榜是新晃的土诸侯,他对谁都有抵制心理。所以,当1949年新政权在北京宣布新的国家政府正式成立的时候,他出于对自己势力范围的保护,只能选择抵制乃至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所以他成为我们所说的土匪其实是很必然的,他只能选择成为和政府对抗的土匪。

其实,姚大榜的孙子对姚大榜所知甚少。

姚大榜有两个窝,一个在新晃,一个在贵州的玉屏。他的孙子即是1980年从玉屏迁回来的。迁回来的原因,是玉屏有人欺负他,而他在那边势单力薄,他的本家,在新晃方家屯。所以,他想方设法回到方家屯。还好,方家屯的人接纳了他,而且,还让他在他爷爷的宅基地上建了栋房子。

这是栋毫无任何装修的房子。甚至,窗户上连块玻璃都没有,他孙子身上穿的,是蓝咔叽布,80年代最流行的那种蓝布,脚上穿的,竟然还是草鞋。姚大榜的孙子说,他没享过爷爷姚大榜一天的福,却因爷爷吃了一辈子的苦。因为不知道我会站在一个很客观的立场上去写他爷爷,所以他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要劳动才有饭吃。

在新晃采访的时候,我顺便去了老大哥蒲钰家。蒲钰家所在的十里八寨原属芷江五区。蒲钰的爷爷是当年被土匪称为“卖客”,而被政府称为“剿匪英雄”的一个当地苗民、湘西剿匪大队长。蒲钰的父亲跟我讲了当年他和他父亲如何带着自卫队缴获土匪埋在菜地里的枪支弹药,如何立大功,后来野战部队某班长是如何抢夺功劳的,而对他家当年如何遭土匪疯狂报复的事情,闭口不谈。

十里八寨原先所在的芷江,是我采访的第二站。在近4个月的采访中,我走访了近50个当年经历匪事的老人,了解的土匪有近20个,芷江的两个土匪——杨永清和彭玉清,是仅有的两个没人说好话的土匪,即使是他们的族人,也都说他们坏。

杨永清解放前是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很无耻,连窝边草都吃。彭玉清就是《乌龙山剿匪记》里头钻山豹的原型。彭玉清是心狠手辣的人,他族中一个侄媳,因为是“卖客”,他把这个侄媳一岁的儿子摔死了,还让人把这个侄媳轮奸后丢到了河里。

在“湘西匪事”的采访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

比如说血洗黔城的潘壮飞,在黔城攻破之日,因管束不到散兵游匪,他忍不住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他是个读书人,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是,当他置身于当时当地,他别无选择。

还有,古丈土匪张平,1938年11月,他招募的一个连队,在嘉善和日军激战,几乎全军覆没,就他和一个叫李疤子的人刀砍了包围他们的8个日军,活着回到湘西了。还有沅陵,因弟弟是土匪但有妻儿的哥哥冒充土匪弟弟去自首,最后在朝鲜战场立功,荣升营长,衣锦回乡等等。

除开芷江的杨永清和彭玉清,其他土匪身上大都有绿林好汉的习气,只是阴差阳错,从他们的祖辈开始就习惯了和政府对抗。他们成为土匪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其他。他们热爱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他们没有野心,历朝历代以来,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侵占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从未有湘西土匪走出过湘西,要去统治别的地域的,更不要说统治全国了。

他们的爱恨情仇,只和他们自己的土地有关。

2006年10月,在做“湘西匪事”这个选题时,我把我的QQ签名改成了“进山就爱山常青”,这是当年土匪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我很庆幸,在我的报道呈现给读者之前,我的领导没有删除我了解到的很客观的事实,我们主管宣传的部门,也没因我的客观报道而为难我所在的单位以及我本人。

所以,当我的朋友,剿匪英雄或者说“卖客”的后人——蒲钰,在他完成《脑袋开花》这部历史反思小说后,邀我写序,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高兴,于是胡乱写了这段文字。

既然是为《脑袋开花》作序,就得简单说说这部小说。

这之前,我刚刚读罢蒲钰的另一部历史反思小说《我还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已是满眼沧桑,无限感慨。《脑袋开花》应该他写的第二部历史反思小说。同样是历史反思题材,但主人公却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写的是湘西土匪狗娃的一生,后者写的是湘西剿匪大队长地流的一生,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也就是说,作者试图以两种不同的身份进入某一段历史。

然后告诉读者,这就是历史。

历史的对与错,作者没有点评,也无权点评,只有强大的叙述。与《我还活着》相比较,《脑袋开花》除了延续其对故事宏伟流畅的叙述之外,语言更加粗犷了。匆匆岁月,漫野风情……百年湘西再次浓缩为二十余万字的文字,让人掩卷长思——

脑袋开花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思想。我想,作者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写出这样有厚度的历史作品,是湘西那方神奇的土地给予了他丰富的营养!

进山就爱山常青,到了湘西,就爱这方神奇的土地吧。

是为序。

刘建勇

2008年11月于长沙

脑袋开花

目 录

CONTENTS

代 序

第一章 张寡妇	(001)
第二章 姑娘的小窗口	(015)
第三章 野人进屋	(028)
第四章 吃骚狗	(037)
第五章 打单身	(051)
第六章 撞倒鬼	(057)
第七章 扁担亲	(063)
第八章 压床	(075)
第九章 空路	(089)
第十章 踩湾入圈	(097)
第十一章 偷梁树屋	(105)
第十二章 砍脑壳	(111)

脑袋开花

第十三章 草鞋税	(115)
第十四章 鬼师	(131)
第十五章 沅州之花	(141)
第十六章 野种	(146)
第十七章 卖客	(156)
第十八章 游方场的枪声	(165)
第十九章 杀人冲	(171)
第二十章 蓝地	(182)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纸条	(187)
第二十二章 漂亮的女土匪	(194)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股土匪	(209)
第二十四章 三根毛	(219)
第二十五章 卸甲归田	(227)
第二十六章 追魄台	(231)
第二十七章 脑袋开花	(241)
第二十八章 这就是历史	(248)
第二十九章 尾声	(254)
后 记	(258)

第一章 张寡妇

“白崇禧兵败之时，在湘西留下了十万条枪……天雷山下，十里八寨的两三万苗族人民，他们拿起家伙是土匪，放下家伙是农民……”这是一位老人的口述。故事中主人公就是老人的父亲——民国时期的一名书生，做过保长，管过积谷，教过私塾，当过剿匪大队长……湘西剿匪大队长与张寡妇的湘西之恋，尽显风情。

而张寡妇是一个湘西土匪头子的母亲。

刘老卒——国民党团长，抗日英雄，后落草为匪。

刘天火——父亲与张寡妇的私生子，自卫队队员，农会主席。

他们的情仇愈演愈烈——

刘老卒：“我刘老卒走到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

刘天火：“母亲和父亲好，却没有名分，我要报仇。”

老人说：“要不是他老人家生事弄出个刘天火来，刘老卒就不会中签当兵，就不会有被消灭的厄运。然而，两个相爱的男女在一起，谁又管得住自己的家伙呢？男人与女人的身子有如干柴与烈火，碰在一起，只有燃烧。燃烧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毁灭的过程。”

那是一个撒尿都要马上结冰的深冬早晨，灰蒙蒙的天空飘着肉眼看不见的黑雪，或大或小的稻田零星地撒落在湘西的群山之中。这些被腾空两三个月的稻田像老妇人蹲在路边撒尿时偶尔露出的屁股，白花花的，斑驳错落。半山腰上，有六块巴掌大的稻田还绿得发黄，绿的部分是草，发黄的部分是金灿灿的稻谷。因为过了收割季节，稻谷大多扑倒在地了，未倒的，也纷纷低垂着头颅，仿佛在思考着某种沉重。

红脑壳来啦，黑脑壳跑
黑脑壳跑呀，黑脑壳叫
妈呀，我的妈妈呀
红脑壳都是铁打铜铸的
碰不得呀，碰不得
碰一碰，黑脑壳要搬家
碰一碰，黑脑壳要开花
黑脑壳要开花呀要搬家
一片白呀，一片红……

半山腰上来了二三十条身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挑着箩筐，扛着打谷的四方桶，背着枪，唱着粗犷的歌谣。没一会，他们就出现在那六块巴掌大的稻田里，割的割，打的打，“砰呛砰呛”的打谷声响成一片。

就在这时，对面的白石坡上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枪炮声，“叭！叭！”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山摇地动，土匪的抬枪响了。像杆子样的一杆抬枪，胃口却大得惊人，它能吃一两斗火药，两三海碗铁砂，杀伤力也大得很，射程之内，数十米范围内人畜无一幸免。

还好，这些稻田是在射程之外，两三碗铁砂全撒在白石坡脚的松树林里了。

折断的松枝和冰块，稀里哗啦地往山涧里掉……

旧历大年三十，炉火烧得旺旺的。已是古稀之年的父亲烧纸烧香用猪头和鸡鸭屁股祭拜祖先后，我们一家四口在火炉铺上围着一大锅子肉吃年夜饭，两块七八两重的猪腿肉和一海碗烧米酒下肚后，父亲用手板心胡乱抹了一把油腻腻的嘴巴，靠在里面的墙壁上，又说起了一九五零年冬天自卫队如何扛着

枪，冒着土匪的枪炮给我们家打谷子的情景。

“土匪为什么要跟我们过不去呢？”我第一次不解地望着父亲问。

“这都是你爷爷惹的风流祸。”父亲摇了摇头，闷声说道。

爷爷在监狱里一命呜呼的时候，我们兄弟八个除了大哥和二姐，其余几个都还在别人的辣椒地里玩泥巴，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娘老子见上面。

其实我们哥几个在辣椒地里玩泥巴是母亲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经常揪着自己的小鸡鸡问母亲，这是什么？怎么来的？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告诉我：“那是小辣椒哩，你们哥几个贪玩，整天光着屁股在人家的辣椒地里跑来跑去，就把人家地里的小辣椒带来了。”

那时候，我还傻不拉叽地问母亲：“二姐怎么没有小辣椒？”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说我二姐怕辣，一个人在麦地里玩。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哩，二姐洗澡的时候，我看见她那里还真的粘着一粒麦子。

后来我发现，寨子里所有的女孩子都有一粒麦子，所有的男孩子都有一个小辣椒。

父亲也有，但父亲的辣椒不像辣椒，黑不溜秋的，缩在草丛里。

有一次，父亲往楼梯脚的小木桶里撒尿，尿水却唰唰唰地冲到了板壁上，于是我指着他歪叽叽的黑家伙问：“你的辣椒是不是要烂掉了？”谁知他抖了抖他的黑家伙，哈哈大笑说：“操你妈的，老子这不是辣椒。”

我似乎明白了，小辣椒长大了，烂掉了，就变了。

关于爷爷如何率领自卫队剿匪的英雄事迹，大都是从父亲掉了门牙的嘴巴里蹦出来的。爷爷长得高大威猛，文武双全，十里八寨的姑娘和婆娘都喜欢他。

我没有见过爷爷。

但是，父亲见过。

“他老人家雄势得很哩！”

父亲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小时候在后山的烂牛棚里，老子看见他把人家张寡妇弄得杀猪似地嗷嗷直叫……”

其实头一回看见父亲弄张寡妇的时候，我八岁。

那天是中秋节，母亲在家里纺纱织布，父亲大清早到后山上割田草，过了晌午还没有回来。后来母亲到灶房里做了一篮子香喷喷的夹馅饼，回头吩咐我：“宝崽，到后山喊你不老回来吃晌午。”“不老”就是父亲的意思，十里八寨的

人都喊自己的父亲是不老，是尊称，也是子女对父亲最美好的祝愿。

不老——长生不老。

我当即拉着二弟去了后山。父亲一般都在后山的田湾里割草，离家也就两里来路，只要爬上袋把烟的坡就到了。然而我们在后山喊了十几嗓子，也没听到父亲吭一声。二弟说：“哥，不老该不会是被山上的老虎吃掉了吧？”

我凶他：“吃，吃，吃你个头！”

二弟呆头呆脑的，笨得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苕棒。经过一片密林时，我学老虎叫，吓唬他。我说：“老虎来了。”然后拔腿往山里跑，哪想，身后的密林里果真传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虎啸声。

老虎真的要来了。

我和二弟不要命地往田湾里跑。

田湾里，我家的田老坎上有一个烂牛棚。烂牛棚是我满叔叔年轻的时候搭的。满叔叔爱赌宝，有一次把家里的那头大骚牯给赌没了，他老人家想扳本，把满妈妈也押上了。结果，本没扳回来，满妈妈也输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庆佬牵着大骚牯，带走了年轻漂亮的满妈妈。满叔叔没有地，是靠用那头大骚牯给别人犁地讨生活的。自从输了大骚牯和满妈妈，满叔叔就不赌宝了，带着比我大两岁的堂哥走南闯北，到处给人算八字。

秋收的时候，田湾里的稻草也不用上树，都堆放在满叔叔的烂牛棚里。

我和二弟想到稻草堆里躲一躲。

然而，刚钻进烂牛棚里躲起来，我就发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稻草堆里好像还躲着一个人哩，不对，有四条腿，是怪物。

我悄悄扒开稻草一看，嚯，是一男一女，光着两段身子叠在稻草垛上，脑壳埋在稻草堆里，一动不动地躲在那里，跟死人一样。我心想，他们准是刚才听到老虎叫了，怕被老虎吃掉，所以才躲在这里装死的，他们装得真像。

我和二弟索性把眼睛一闭，也装死。

老虎不吃死人。其实，老虎吃不吃死人我也不清楚。反正娘老子平日里是这么交代我们的，如果遇到老虎跑不掉了，就倒在地上装死，老虎喜欢新鲜，从不吃死掉的东西，包括死人。

然而我的眼睛刚闭上，稻草垛就剧烈地晃动起来了。刚开始我以为是老虎进了烂牛棚，赶紧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屏住呼吸。

隐隐约约地，我听到了叫声，那是一个女人快要死了的叫声。

女人的叫声，细细的，断断续续的。

该不会是老虎要吃死人了吧？

我心里一惊，眯缝着眼睛四下里瞅。

哪来的老虎？我笑了，只见一个白花花的屁股在眼前的草垛上不停地晃动着，一上一下的两个蛋蛋，在屁股底下吊儿郎当地挂着。

那吊儿郎当的两个蛋蛋是父亲的，打死我都认得。上面有两根长长的卷毛。那卷毛本来是有三根的，前天夜里，父亲睡觉的时候，呼噜响得跟雷公叫似的，弄得我睡不着觉，我就顺手拔掉了一根，结果父亲一脚踹过来，把我踢飞了，结果我一头掉进离床头不远的尿桶里，差点没被那半桶尿水臊死。父亲把卷毛看得比我的小命还重要，我恨死这两根卷毛了，我在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拔掉这两根卷毛，所以我死记了父亲的两个蛋蛋。

父亲的那两个蛋蛋在屁股底下摇得正欢，比母亲还好看的那个女人在下面，嗷嗷乱叫。我想，父亲的家伙一定是饿得发慌了，就像一只饿得发慌的大公鸡，在不停地啄食着女人的那粒麦子，女人在那里心疼地叫着，越叫越响，就像隔壁的鸡进了我家的麦地，母亲在吊脚楼上心疼地喊叫着，没想到这女人叫得比母亲还要心疼。

我想老虎要是听到叫声跑过来，我的小命就完蛋了。

我怕得要命，于是提醒那女人：“阿姨，别再叫了，你再叫，老虎听到了，会跑上来吃人的。”

女人闻声，掀开脑壳上的稻草，哼哼叽叽地说：“娃，娃崽，别，别怕啊，老虎怕阿姨。阿，阿姨这一叫，老，老虎就夹着尾巴跑到卵背冲去了。”

卵背冲离这儿少说也有四五里路，远着呢。女人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二弟在稻草堆里，闭着眼睛装死。然而我的眼睛瞪得牛大，父亲还在那里铆足劲火啄食着女人的那粒麦子。那粒麦子都快要烂掉了，看得我都心疼了。于是我又提醒父亲：“不老，别弄了，再弄阿姨的麦子都要烂掉了。”

父亲懒得理会我，倒是那女人偶尔回过头来，冲我挤眉弄眼，怪笑，然后底气不足地说着：“啊，啊，大人做事情……啊，娃崽看不得……啊，啊，会瞎眼睛的！”

我不信。

这大人的话不能信哩。十里八寨的大人喜欢骗细娃崽，好吃的东西都自己留着下酒，他们说什么鸡屁股鸭脚板还有猪蹄子细娃崽吃不得，吃了会挑三拣四的，找不着婆娘，可我偏不信，后来趁娘老子不注意，我偷吃了几回鸭脚板鸡屁股，那味道可香着呢。当然，每次偷吃了，我就说是小猫小狗吃的，小猫小狗

有嘴巴,但不会说话,只有挨打的份。

阿姨又在骗我了,我没有理会她,继续看我的,心想大人做事情,细娃崽当然要看,要不日后怎么会做事情呢。原来男人的东西是用来啄食麦子的,我看得似懂非懂。

灶把香的工夫过去了,女人推开父亲从草垛上爬起来,用稻草胡乱地擦了一下自己的烂麦子,这才穿上便衣裤子,匆匆离开了烂牛棚。

父亲要女人明天还来。

女人匆匆走远了,父亲还傍在烂牛棚边上,汗水爬撒地打着招呼:“正英姐,明天还要来哩。”

我忍不住问父亲:“不老,阿姨裤裆里的那粒烂麦子好吃么?”

父亲晃了晃手中的大旱烟锅,冲我吼:“烂你个脑壳呀,老子操你妈的,回去莫乱讲,否则,老子敲烂你的脑壳。”

父亲生气了,那样子怪吓人的。

我吐吐舌头,再也不敢做声了。

回头看二弟,二弟真的睡着了,正在那里流着口水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

父亲蹲在烂牛棚边上,悠悠地抽了一袋旱烟。

抽完了,父亲就在一块岩脑壳上梆梆地磕那旱烟锅,直到把旱烟锅里的烟灰和烟屎都磕出来了,父亲这才站起来,把旱烟锅往腰间的布带子里一插,然后抱着二弟,哼着“人哄人哪哄不倒,东西哄人哪飞起跑”的荤调子,往家里走。

我跟在父亲的屁股后头,心里美滋滋地想——女人的麦子好看也好吃,就像八月十五吃的夹馅饼。

张寡妇的本名叫张正英,是芷江新店坪一富裕人家的闺女,因为年轻的时候风骚,麦子青青就让自家的长工莫名其妙地偷吃了好几回,结果在家里生了一个从麦地里来的女娃,见不得光,掐死了。这做姑娘的在家里生娃,要是让街坊邻居晓得了,那是要被戳断脊梁骨的。张正英是个漏脚货,张家的老脸都让她给丢尽了。娘老子一怒之下,把她嫁到了枫树寨。

张正英的男人姓刘,瘦瘦高高的,人们都叫他刘竿子。

刘竿子是排工,平日里靠给人放杉木排子到芷江城头,换几十个铜板逛窑子,笨得像头驴。所谓的木排,就是把山上砍下来的木头拖到河边,扎成或宽或窄的木排子,等大雨天河里涨水泛黄后,直接下水,把木头运到城里去。

河里没涨水的时候，刘竿子就把苕棒和苞谷种得满坡都是，还喂了一头母牛两头母猪，先后讨了十几个婆娘，但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裤裆里的家伙饿得发慌。张正英嫁过来的时候正好十八岁，奶子大，屁股也肥，而刘竿子是快四十岁的人了。父亲说，快四十岁的男人抱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那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床铺大白天都“咯嘣咯嘣”地响呢。

刘竿子几家伙就把婆娘的肚子搞大了，正等着当爹哩。

然而，刘竿子还没有等到当爹的那天，就到龙宫洞见小龙女去了。

端午节下大雨，山溪水暴涨。

寨子里的刘麻子要刘竿子放十几方杉木到芷江城头去。刘竿子一大早就到河边扎了个丈把宽两层厚的木排，然后摸着婆娘的大肚皮对里头的小家伙大声说：“操你妈的，别急着出来撒，老子三十二竿到了龙岩港，回来给你拣胞衣。”

劝郎乖，
劝郎乖，
劝郎莫去放木排，
放木排有几个好？
河里死，
路上埋，
郎君一去难回来。

这是一首奉劝歌，十里八寨上了年纪的人都晓得唱。说的是放排走水拿的是舍命的钱，弄不好就把自己的命赔上了，劝年轻人不要去赚放排走水的钱。

十里八寨的木排，一般是从左溪和练溪两条河经米焙碧涌放到芷江。左溪和练溪是清水江上的两条支流，河面都不宽，水再大也只能放丈把宽两层高的单条小木排而已。遇到水流湍急的河道险滩，人站在排上，手里拿着根一两丈长的竹竿子，眼前的景物匆匆而过，衣袂翻飞，猎猎作响。面对不断隐退的青山，排工时常振臂高呼：“呃嘿，老子又来啦……”

到了相对平静的水面，他们就会暂时放下竹竿子，悠悠地抽上一袋旱烟。在这里，放排走水是一个雄性的世界，没有女人。炎炎夏日，每当木排行进在人烟稀少的河段时，那些野性十足的排工们，往往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古铜色的